

# 酱豆的滋味

刘纪昌乡村散文

幸福的年夜饭

戏台下的小吃

坚硬的砖茶

六月的母亲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  
逝去的父母和永远爱恋的家乡

——刘纪昌题记

## 酱豆的滋味

---

|                                             |                     |
|---------------------------------------------|---------------------|
| 著 者: 刘纪昌                                    | 印 制: 鑫河印刷厂          |
| 责任编辑: 李秋芳                                   | 开 本: 32 开           |
| 出 版: 山西出版集团                                 | 印 张: 7              |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 字 数: 150 千字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 印 数: 1000 册         |
| 邮 编: 030012                                 | 电 话: 0351 - 4922074 |
|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版 号: ISBN 978 - 7 - 900434 - 77 - 7/G · 107 |                     |
| 定 价: 15.80 元                                |                     |

---

## 乡村散文目录

|                     |    |
|---------------------|----|
| 1. 自序 .....         | 1  |
| 2. 妈妈的手擀面 .....     | 3  |
| 3. 痛苦的洋槐花 .....     | 6  |
| 4. 六月的母亲 .....      | 9  |
| 5. 酱豆的滋味 .....      | 13 |
| 6. 忘不了母亲的手 .....    | 18 |
| 7. 种萝卜 .....        | 21 |
| 8. 香椿芽子 .....       | 25 |
| 9. 坚硬的砖茶 .....      | 28 |
| 10. 我把父亲称作爹 .....   | 32 |
| 11. 哭父 .....        | 35 |
| 12. 哭妈妈 .....       | 38 |
| 13. 家有老奶 .....      | 42 |
| 14. 送别母亲 .....      | 49 |
| 15. 幸福的年夜饭 .....    | 63 |
| 16. 父母是我和家乡的桥 ..... | 67 |
| 17. 心系老屋 .....      | 72 |
| 18. 哀婉的生命 .....     | 76 |
| 19. 你的美让我流泪 .....   | 87 |
| 20. 消失的月亮 .....     | 90 |
| 21. 消失的年画 .....     | 93 |

|                     |     |
|---------------------|-----|
| 22. 记忆中的元宵节 .....   | 98  |
| 23. 把诗贴在大门上 .....   | 102 |
| 24. 关于鸡蛋 .....      | 108 |
| 25. 农家三明治 .....     | 112 |
| 26. 下馆子 .....       | 115 |
| 27. 戏台下的小吃 .....    | 119 |
| 28. 伤心合子饭 .....     | 122 |
| 29. 乡村爆米花 .....     | 127 |
| 30. 家乡的小炒 .....     | 130 |
| 31. 酸酸的凉盘子 .....    | 132 |
| 32. 爽口的漏鱼鱼 .....    | 134 |
| 33. 说豌豆 .....       | 137 |
| 34. 夏天的故事 .....     | 140 |
| 35. 想念一条梦中的河 .....  | 149 |
| 36. 老家下雨了吗 .....    | 155 |
| 37. 在心灵中游动的鱼 .....  | 158 |
| 38. 背行李卷的人们 .....   | 163 |
| 39. 爱读书的乞丐 .....    | 170 |
| 40. 永恒的印象 .....     | 172 |
| 41. 沿着小路寻风景 .....   | 174 |
| 42. 门口的麻雀 .....     | 182 |
| 43. 乡下的花与城里的花 ..... | 187 |
| 44. 我的村庄 .....      | 191 |

##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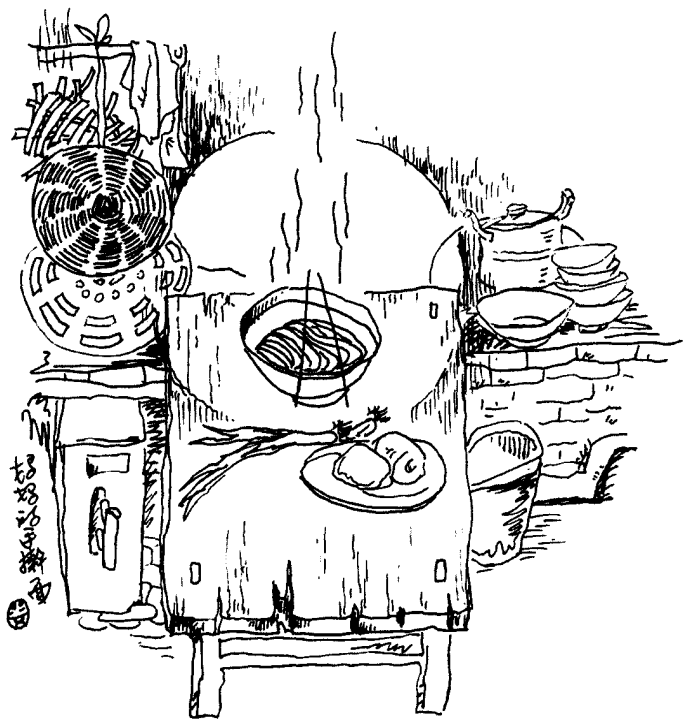
2004年,是我人生中最为灰暗低落的一年。和我相处了四十年的父母不堪病痛的折磨,相继离我而去。当把一切料理完毕,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一年里,我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念之中,沉浸在凌乱不堪的痛苦之中。多少个夜晚,父母就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闲话,一如既往的问候,一如既往的关爱,而猛然之间想起他们已经不在世上了。阴阳相隔,永远不可能再见上他们了,顿时一个激灵,一下惊醒,控制不住的泪水顺流而下。多少个夜晚,我哭着醒来,泪水早已把枕头打湿一片,而新的泪水还是源源不断,喷薄而出。难以言传的愧疚和后悔,一齐涌上心头。此时的我,愿倾其所有,只为了能见上父母一面,当着他们的面再叫一声:“爹!妈!”然而,一切都只是奢望。和父母相处的岁月,一幕幕,重新在眼前浮现。由父母想到了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村庄,那些纠缠不断的亲戚朋友,以及那绵延不断收藏了不知多少故事的黄土高原。那苦难的生活,曾经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不断地敲打我的心,撕裂着我的心。尽管离开故乡已有二十多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断绝过和她的联系,就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的爱恋,我的悲情。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亲人,我曾怀着少年壮志,立志要改变我的家乡,让它变成一个人间天堂。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除了满怀的惆怅,就是无穷的悲凉。一介书生,四处飘零,我回报给故乡的只有一个又一个的空头许诺,至今无所作为。“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

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向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芳香。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是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过去听过这首歌,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好听而已。而如今,字字句句都打动着我的心弦,强烈的共鸣和无法言传的愁苦,一次次的摧残着我。是什么人写下如此动情的歌?他一定是像我一样饱受了艰辛屈辱,遍尝了酸甜苦辣,满腹的苦楚和满眼的泪水,就是这位游子的真实形象。我手中也有一枝笔,我要把我的感情记录下来。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我拿起了笔,把我心中的亲人描述出来,把我心中的故乡描述出来。这里的每一篇文字都浸透了我的感情,写到动情处,常常哽咽地难以抑制,泪水模糊地无从下笔。有几篇文字,以泪水始,以泪水终。每次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父母坐在我的旁边,我想说什么,他们猜得到,看得见,我就是为他们而写的。一次次地伤心,一次次地流泪,眼睛经常又红又肿,半年多一点时间,我的眼睛就变坏了,现在床上摆着一堆眼药水,却都无济于事。即使如此,千言万语,仍然说不清我的内心感受,我只有在思念和回忆中把那些远去的情景一一复制,然而,即使再甜蜜的回忆,一想到他的主人公已经离我而去,我的内心就变得悲怆和凄凉,甚至是一种茫茫的浩叹,一根看不见的情思在牵动着我的思绪。悲恸,悲恸,无穷无尽的悲恸!这种感受,只有在人到中年,只有在遍尝人间冷暖之后才能感觉到。

写到此处,已无法下笔,只好就此打住,就用它作为本书的自序吧。

## 妈妈的手擀面

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一辈子在田间劳作，摘棉花，收麦子，施肥料，一年一年的收获，一年一年的付出。她像大多数农家妇女一样，一辈子没有到大饭店里品尝过美味佳肴，甚至连小饭馆也很少涉足；但她却不像好多巧妇那样能做出花样翻新的饭菜。她没有那样的时间，因为地里的活要干，几个孩子还要吃饭。



她所有的厨艺就是蒸馒头和擀面条。这只能是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充饥而已。农忙的时候,她要在大田里和大家一起干活,回到家里,男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躺下来休息,而妈妈却还得赶紧给大家做饭。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做面条。说起别的我不敢夸口,但说起做面条,妈妈做的面条真是又快又好吃。做法其实很简单,把面擀得薄薄的,一手按着擀面杖,一手拿刀顺着擀面杖往过犁,我们称之为细条面。再炒上一点葱花。用爪篱把面捞出后,把葱花倒进碗里,再浇上上好的油泼辣椒,来一点黄亮亮的米醋,顿时,一碗红红的,带着葱花香味的又辣又酸的燃面就散发着特殊的香味在院子里弥漫。六月的天气,外面是暴烈的阳光,而坐在屋檐下的男人和孩子们,每人一碗热腾腾的葱花面,吃的呼噜呼噜直响,就像麻雀掉进水瓮里那样热闹。那种热烈、畅快的场面只有在乡下,在那样的天气,那样的院子里才能见到,那是一种让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情景。

自从离开家乡后,我就很少再吃面条,即是吃了,也没有多大的印象。而每次回到老家,母亲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没有,妈给你擀面。其实问话也是多余,妈就知道我回来第一顿饭肯定是面条,而我也知道妈除了做面条不会做别的。她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不管你真吃了没有,就挽起袖子,赶紧和面,擀面,烧水,炒葱花,热油泼辣椒。不到二十分钟,一碗热气腾腾的燃面就端上来了。

由于妈妈不会做什么大菜,唯一会的就是这擀面。所以家里不论来什么人,她就会这一招,赶紧给你擀面。这一招实在是简单又实惠。许多同学到过我家,妈妈没有别的招待,就是给大家擀一碗面。好多年都过去了,同学们一提起我妈做的面条,还是津津有味地说:你妈做的面条真香,真想再吃一次。

吃妈妈做的面条,妈妈还很年轻,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老。不幸的是,六十岁的时候,妈妈患突发性脑溢血。经过二十几天的抢救,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自此以后,她的活泛灵光没有了,口齿不清,半身不遂。每次我回家看她的时候,她就着急得张着嘴,问候你。刚开始的时候,谁也听不懂她的话,只是伊伊呀呀,猜她的意思,因为谁也说不准,她就急得直拍腿,而且越急越拍得紧,并连声的叹气:唉,唉!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妈,你是不是问我吃饭了没有?”她立即如释重负地赶紧点了点头。然后给保姆做了个擀面的动作,嘴里再一次嘟囔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奇怪的句子,大家猜了半天她还是不满意。我问:“妈,你是不是说给我做面条?”她又赶紧点头,高兴的直咧嘴。保姆赶紧给我做面,仿照妈妈的做法,炒了葱花,泼了一碟辣子,浇上了新买的米醋。妈妈看着我吃着面条,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而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的流下来,哽咽得难以下咽,就故意大声的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做出吃的很香的样子。泪水却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

昨天是母亲亲手为我做面,今天是母亲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支使别人为我做面,哪一天妈妈不在了,当我走进这个家门,还有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你吃了饭没有,妈给你擀面。不会有了!世上房子可以重盖,衣服可以换新,妻子可以离婚,子女可以生一个再生一个,生他一串,而母亲,只有一个,母亲就是母亲,她才是我真正的唯一!

2004年7月

## 痛苦的洋槐花

洋槐花的甜蜜清香,是每一个品尝过春天的人都难以忘怀的,许多人对它情有独钟。而我,一提起洋槐花,心里却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首先是和众人一样对它的喜爱,而后却是绵绵不断的痛苦。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小时候的贫穷,日子的艰难。我家在晋南,那里本来是一个粮棉大区,是一个产小麦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每年打下的小麦,都卖给了国家,真正分到家里的口粮所剩无几。有一年,一个人的口粮仅有六十斤,我们全家六口人,满打满算只有三百来斤粮食。这三百斤粮食,不要说一家人吃,就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糊不住。对一个大家庭来说,怎样生存,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那时候。母亲还很年轻,三十来岁,她除了从早到晚下地干活之外,就是到处寻找吃的。亲戚家的粮食都借遍了。到后来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就只能开源节流了。从当年的秋天到次年的春天,野地里的灰条,苦曲,甜曲,扫帚苗,凡是能入口的,都成了粮食和盘子里的菜。特别是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洋槐花开了,母亲这时候就变成了采花的蜜蜂。她绑上几个自己缝制的能围在腰间的布袋,一大早就起来出去采花了,到晚上才回来。回来时背上是三四个大布袋,足有五六十斤重。我们就赶紧掏出来在院子里晾晒。那时候,家里所有能铺在地下的东西都拿出来了。院子里,房顶上,简直成了洋槐花的世界,到处是洋槐花的香味。那香真的是沁人心脾,能让人醉倒。

如果仅此而已，洋槐花该在我的心中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啊。然而，残酷的洋槐花并未停止就此进入我家的门。母亲仍是每天出去采花。一开始在黄河滩，因为那里温度高，花开得早，而后河滩的洋槐花老了，丘陵上的花又开了，她就往丘陵上赶；丘陵上的花老了，山上的花又开了，她又往山上赶。哪里有洋槐花，哪里就有我的母亲。母亲就是那赶花人。一个月下来，母亲的脸色与粉嫩的洋槐花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脚肿了，腿肿了，脸上胳膊上到处是划伤的口子，一条条血痂纵横交错，新旧交叠，就连衣服上也是一道道撕开的口子。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

一开始，母亲把刚采摘的洋槐花拌上白面，蒸成菜疙瘩，浇上蒜泥，那味道之清香，是每一个吃过洋槐花菜的人都难以忘怀的。我们都很喜欢吃，而且抢着吃。那个时候，只有这样的饭可以尽情地吃，能吃个肚儿圆。但后来，没完没了的洋槐花成了撵都撵不走的主食，用它蒸馍，用它做汤，用它做菜，它无所不在。到了冬天，什么鲜菜都没有了，唯有它，堂而皇之的摆在饭桌最当中。母亲把晒干的洋槐花用开水一激，撒上一点咸盐，滴几滴醋，就成了一盘菜。那种滋味，可以说由最初的鲜美变成了让人生厌的恶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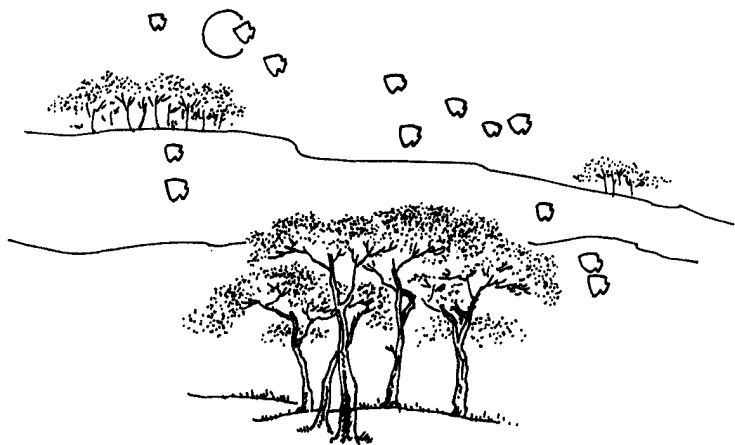
但你知道，辛劳一个月的母亲把晒干了的洋槐花收集起来，竟有两大麻袋。而它，竟然在那个饥饿难耐的岁月里，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小麦的角色，维护着一个脆弱生命的正常运转。所以至今一提起洋槐花，我还是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多岁的我，早已是衣食无忧，还经常在为下一顿吃什么好而发愁。每年的四月份，当洋槐花的清香到处弥漫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是甜蜜拌着痛苦，但我坚持着要吃一碗洋槐花蒸菜。吃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曾经度过的年月，曾经遭受的痛苦。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母亲，她身上特有的农家妇女的朝气

和蓬勃的生命力。而今,母亲老了,曾经风风火火的她如今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她的后半生。春天不在,洋槐花不在。

唉,痛苦的洋槐花,你为什么年年都要让我想起你,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情结,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的惆怅和遗憾呢?

2004 年 6 月



## 六月的母亲

把母亲和六月连在一起,是因为六月与母亲有着太深的关系。在六月里,母亲作为女人和母亲的天性可以说无一遗漏地表现出来。如果把母亲一生中所经过的每一个六月排列出来,你就会真正感觉到母亲之所以伟大,母爱之所以伟大的真实含义。因为母亲收获在六月,奉献和牺牲也在六月。

每年的六月,是农家最忙的时节,俗语叫火麦连天。六月里,成熟的麦子把整个田野装扮成一个金色的海洋,滚滚的麦浪把麦子的香味送到每一个庄户人的心上。

因此,六月是母亲最重要的收获季节。

记得还是大集体的时候,虽然每年打下很多的小麦,但最后都以各种名义被公家调走了,分到社员手里的口粮极少,不要说满足一个强壮劳力,就是连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都不能尽饱的吃。有一年一口人仅分了六十斤口粮,这该怎样生活?母亲当时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而且都正是光吃不能干的年龄,那个时候,既没有别的来路能解决粮食问题,也没有其它的挣钱门路。没有办法,母亲就在集体刚刚收完麦子后,紧接着开始了她的另一项工作——拾麦。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出发了。因为拾麦是不允许的,到处有人在看——宁可让麦子烂在地里,也不能装到个人的口袋里——母亲只有跑到很远的黄河滩里去拾。因为那里是一个大农场,机器收割,遗漏的麦子较多。虽然那里也有人看着,但毕竟滩地面积大,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和看麦人周旋,看麦人来了,拾麦

人走了；看麦人走了，拾麦人来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运用。当然，看麦人也是农民，他知道农民的苦处，而且谁能阻挡住因饥饿而孤注一掷的女人呢？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黄河滩夏天的温度常常高达四十多度，而母亲就在这阳光的暴晒中，弯着腰，一穗又一穗地拾着，汗珠子一滴一滴地洒进土里，而她一天的收获才不过十斤八斤麦子。一个月下来，母亲整个脱了一层皮，但也不过拾了二三百斤麦子，而这，对母亲却已经是十分的满足，孩子们可以少受一分饥寒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和拾麦连在一起的。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都记得六月是母亲最忙碌的时节，她就像一只老燕子，一天到晚不着家，为孩子们寻找吃食，永远不知疲倦。为了雏鸟能够快快长大，她忍受了多少白眼和喝斥，但都没有阻挡住她。那个时候，母亲脚步轻盈，手脚麻利，生活虽苦，而她的脸上却总是满足的笑容，让孩子们在艰难中感受到实在，轻松，温暖和幸福。

后来，土地分到自己名下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家里的粮食不仅满足当年的需求，而且有了隔年的存粮，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是上了年纪的母亲仍然在夏收后出去拾麦，怎么劝都不听，而且害怕别人阻拦她，常常是在大家都还没有起床时就早早出门了，这一拾就是一个多月，直到地里的秋庄稼都长上来的时候，她才停止。

算算母亲拾麦的历史，在她六十多岁的生命中竟有四十多年，每年按二十天计算，就有八百多天是在毒日下度过的。四十年拾下的粮食达八千多斤。这八千多斤粮食就这样把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转化成了大小伙和大姑娘。

除了拾麦，有时她也通过其它途径弄一些粮食。有一件事，我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耳热心跳。但既然想起来，我就要把它说出

来,不然藏在心里是一种极大的折磨。

那也是一个六月天的晚上,集体刚刚打完麦子。村外的一个打谷场上,堆了三四个麦秸垛。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叫上了两个舅舅,带上我,晚上十点多钟奔向了那个打谷场。那是一个月明似水的夜晚,风很轻,刚刚十岁的我,第一次参加夜间的活动,十分的好奇,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大人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把整个麦秸垛重新翻倒一遍,把里面夹杂的零碎麦子抖出来。一开始,我对这个劳动兴趣盎然,踩在软软的麦秸垛上觉得很好玩,而父母亲却一声不吭地把麦秸从这边往那边倒腾,完全是一副做贼状,手脚极为利索。他们把麦秸一叉一叉的挑到一米以外的地方再堆起来。那是一个很大的麦秸垛。一开始,我觉得进展得极快,想象着不过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搞定。但越到后来,我越发愁,因为光见干活却不见出活,而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但仍然坚持着。这个时候我好羡慕那些在家里睡觉的姊妹们,此时此刻该是多么的香甜啊。想着想着,就听见了鸡叫的声音。这是一个信号。父母们紧张起来,速度再一次加快。当把整个麦秸垛翻完的时候,天刚好麻麻亮。而我们的收获竟然有两大麻袋麦子,足足有二百来斤。父母亲的惊喜之情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们立即趁着这黎明前的黑暗,把麦子拉到家里。当把大门关上的时候,刚好听见大街上有人走动。父母亲且惊且喜,我也是吐了一下舌头,一下子清醒了。看着一抹云霞在天上慢慢的漾开,变得鲜红明亮,激动人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熬的通宵。我仔细的回味着这一夜的经过,才知道夜原来是这样过来的,一下子,我觉得我长大了。

那个时候的母亲,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她的性格就像六月的天气火辣辣的,她和六月的天气是一对姐妹。六月给了她充实,六月给了她收获,六月给了她幸福,六月给了她当母亲的资格。她

就是六月的女儿。

六十岁的母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然而，六月却同样给了母亲不幸和灾难。

六十岁的这一年，母亲还照样到地里去拾麦，不过时常觉得头晕。大家劝她不要到地里去了，但她只喝了几片仁丹和薄荷片就又走了。终于在六月二十日的这一天，她因血压过高而患突发性脑溢血，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半身不遂。一个活泼泼的母亲，如今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了，这对她是多么巨大的打击。

又是一个六月，母亲只能坐在轮椅上闻着六月，听着六月，想着六月，却再也不能走进她熟悉的六月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怨恨和惆怅。村里的女人故意逗她：走，拾麦走。她忙笑着应答：“你先走，我一会就来。”等那人一走，她竟用非常粗鲁的语言恶狠狠地骂道：“拾你妈的X哩。”挨骂的人听见了，却并不生气，反笑着说：“你是不是骂我哩？看，我拾麦呀，就不叫你。”她无可奈何地回答道：“不叫我罢球。”

我知道六月在母亲心中的位置，六月对母亲的诱惑。昔日幸福的六月，变成了烦躁的六月，苦闷的六月，与世隔绝的六月。母亲的眼睛里，仍然是对忙忙碌碌的六月的回忆，渴望和怀恋。她想念那暴烈的阳光，想念那阳光下一穗又一穗的麦子，想念那一粒又一粒的收获，想念那流不尽的汗水，而今，六月辜负了她，她也辜负了六月。在以后的六月里，她只能当一个守望者，坐在轮椅上数六月，让熟悉的六月在生活中渐渐淡出，直到有一天从她的生命中彻底消失。

唉，多情而又无情的六月啊，你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对待一个你忠实的女儿呢？

2004年6月